

我国首位获得国际安徒生奖提名的作家
包揽国内儿童文学重要奖项的作家
全部作品首次完整收录

孙幼军文集

第十卷

仙篮奇剑传（下）



北方联合出版传媒(集团)股份有限公司 春风文艺出版社



我国首位获得国际安徒生奖提名的作家
包揽国内儿童文学重要奖项的作家
全部作品首次完整收录

孙幼军文集

第十卷

北方联合出版传媒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
春风文艺出版社
· 沈 阳 ·

© 孙幼军 2015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孙幼军文集：全15卷 / 孙幼军著. —沈阳：春风文艺出版社，2015.1

ISBN 978-7-5313-4703-3

I. ①孙… II. ①孙… III. ①孙幼军—文集②儿童文学—作品综合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8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4)第213729号

北方联合出版传媒(集团)股份有限公司

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地址：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25号 邮政编码：110003

联系电话：024—23284285

春风文艺出版社 网址：www.chinachunfeng.net

小布老虎编辑部 主页：xblh.chinachunfeng.net

E-mail: xiaobuhu1998@sina.com

沈阳天择彩色广告印刷股份有限公司印刷

幅面尺寸：158mm×229mm

印 张：271.25

字 数：3857千字

2015年1月第1版

2015年1月第1次印刷

责任编辑：韩忠良 单瑛琪 王晓娣

责任校对：张 斌

封面设计：冯少玲

插 画：沈 培 裘兆明

ISBN 978-7-5313-4703-3

定价(全十五卷)：500.00元

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

如有质量问题，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

联系电话：024-24211683

孙幼军 1933年6月生，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人。196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，后分配到外交学院汉语教研室任教。“文革”中外交学院撤销，去江西上高县农村“五七干校”三年余，返京后在汉语教学中心从事外事教学9年。一生跨越了许多不平凡的时代。



1961年童话般地创作了一部了不起的童话——《小布头奇遇记》，感动了几代人，成为经典。主要从事童话创作，主要著作：长篇童话《没有风的扇子》《仙篮奇剑传》《漏勺号漂流记》《跟怪老头儿漫游奇境》；系列童话集《玩具店的夜》《亭亭的童话》《怪老头儿》《小猪唏哩呼噜》；中篇童话《铁头飞侠传》《神奇的房子》《云里国历险》《影星娃娃》；短篇童话《小狗的小房子》《妮妮画猴儿》等。另有译作《不不园》《伏伦盖尔船长历险记》《聪明的小狐狸》等7种，分别译自日文和俄文。曾获得中国作协“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”、第二届“全国少儿读物评奖”一等奖、“中国国家图书奖提名奖”、“宋庆龄儿童文学奖”首奖等多种奖项。1990年获国际儿童读物联盟荣誉奖及国际安徒生奖提名，是我国第一位获此殊荣的作家，收入《世界优秀专家人才名典》。

现居北京外交学院，过着平凡而朴素的生活。孩子一样童真可爱的童话大师，对生活和生活中的人充满爱意和关怀，八十一岁，仍笔耕不辍。

目 录

- 003 / 第二十四回 社神庙中 奇女儿伏双虎
蓝漪湖畔 呆郎中结三侠
- 018 / 第二十五回 民无生路 乔大祥起事
胸有雄兵 季三省纳降
- 034 / 第二十六回 人前出丑 名武士碎卵
腹内乏物 俏女儿骗食
- 048 / 第二十七回 孤儿相怜 荒村话旧事
歹汉互疑 野外拼刀枪
- 061 / 第二十八回 账目清楚 使众强人服罪
脑袋糊涂 令孤身女匿踪
- 075 / 第二十九回 闹黑店 彭元逢故旧
闯山庄 萧菱陷重围
- 094 / 第三十回 真假未分 手捆臂缚
善恶不辨 瓶碎桌翻
- 108 / 第三十一回 石锁横飞 乾坤顿时扭转
老泪纵流 儿女为之动情

- 121 / 第三十二回 官府奴婢 枉称心头肉
热锅蚂蚁 徒叹腹中空
- 137 / 第三十三回 宝中藏宝 秃儿获奇术
天外有天 木剑降青龙
- 155 / 第三十四回 撞头殃尾 州官不亦乐乎
爱屋及乌 秃子得其所哉
- 168 / 第三十五回 错认错追 秃子结新友
误打误撞 谢珠遇旧交
- 184 / 第三十六回 谨遵遗训 目中无仙术
藐视强酋 席上充小厮
- 198 / 第三十七回 双犬护院 饱尝拳脚
只身探宅 终遭擒拿
- 209 / 第三十八回 两句笑谈 事半功倍
一番私语 石破天惊
- 223 / 第三十九回 无名火升 萧菱闯祸
及时雨降 彭元迎敌
- 236 / 第四十回 志趣互投 小侠图大业
旗鼓相当 假卒斗真兵

仙篮奇剑传（下）

XIANLANQIJIANZHUAN(XIA)

第二十四回 社神庙中 奇女儿伏双虎 蓝漪湖畔 呆郎中结三侠

话说两个卖假药的汉子挥舞尖刀冲出人群，霎时间逃得无影无踪。众人正不知所措，那个穷孩子却一骨碌从地上爬起，大喊大叫说：“杀了人就跑，哪里有这等便宜事，我得找他们索命去！”

说完这话，撒腿就跑，转眼之间也没了踪影。

众人呆愣了半晌，这才乱哄哄一齐叫起怪来。这个说：“方地上分明一大摊血，怎么此刻竟然一滴也不见了？”另一个说：“他是装死，不是真死，自然不见了！”又一个说：“刚才冒血，躺下，怎么能装？你倒装给我看！必是这两个凶恶的家伙过去伤了这孩子性命，他来这里显灵报仇！”

几个从麦香居尾随着小叫花子来这里的人不免哈哈笑：“青天白日，哪里来的鬼魂显灵！这是一个异人……”如此这般，讲起麦香居前蒸包子的事来。

按下众人议论纷纷不表，却说彭元。他一时动了淘气念头，和两个卖假膏药的开了个小小玩笑，也不想他们竟一时拼命奔逃，连混饭吃的药箱子也弃置不顾。他心中已自有些不忍，哪里还会追他

们偿命，不过是脱身之计罢了。

一口气跑到镇外，看看再无人跟随，彭元就在路旁一块石头上坐了，盘算着逗留一夜还是此刻就上路。工夫不大，听得远处有人谈论着走来，细看时，却是一高一矮那两个走江湖、卖膏药的汉子。看他俩各背了个小小包袱，必定是回客店里取了行李，匆匆去远处躲避“人命案”了。

彭元暗自好笑，隐住身形，想再开他们一个玩笑。

两人渐渐走得近了，只听瘦高的说：“……也不过多流些血，哪里就死了！有那许多人在那里，自会有一两个出来料理……慌张什么，亏你还叫什么‘出山虎’！”

矮壮的说：“倒是慌张也不尽然，我们在每处小镇上不过两日两夜，如今正是该去的时候，何况又全露了底……”说着仍心怀鬼胎地扭头朝集镇的方向看。

瘦高的一笑说：“不过那桩买卖我还是要做。你若胆怯，就由我一个动手，只是到得临安，赚得五七百贯，你休看着眼热！”

彭元心想：“什么买卖，这样大的赚头儿？莫非这两个卖假药的还兼做梁上君子，要去偷人家古董之类的东西？”

他原是要现出身形，让这两个不必担心“人命案”。看出他们并不担心，又想看看这两个到底要做什么买卖，便依旧隐着身形，跟随在他们后头。

只听那矮壮的说：“我几时说不干了？不干又折回去做什么？休说哥哥要分我一半，纵然是分文利市没有，我能让哥哥独自去担风险？……不过天色尚早，此刻就去，不免有些冒失。”

瘦高的说：“这不足虑！那破庙僻静，周围二三里没有人家。哈哈，你那半日不过卖出三四十贴膏药，我却跟踪出宝贝下落，价值数百两！”又沉吟一下，低声说，“我只担心货物扎手，路上叫喊出来。”

彭元不解，怎么他这价值“数百两”的东西，居然还会叫喊？

看来他们要偷的，竟是个活人了！

又听那矮壮的说：“这就要看你笑面虎的手段了！你脸上甜蜜蜜笑着，手里再递上一副金耳环、银镯子之类，怕她不乖乖地跟你走？你干这事，又不是头一回！”

瘦高的汉子听了，哈哈地发出一阵得意的狂笑。

彭元听了冒火：“好小子，我当你们不过卖卖假药，混上几文糊口养家，原来还捎带着干劫持、诱拐良家妇女的勾当！今天小爷倒要看看你们有多大的本事！”

又行了一大段路，两人拐向田野间一条斜径。彭元远眺，小径尽头处是一片树林。虽然天寒，万木凋零，树林依旧青翠碧绿，大约是松柏之属，远处看去也不甚分明。因为路窄，两个家伙一前一后，此时放开胆子，越发说得起劲。走在前头的笑面虎说：“平日说我‘本事都在嘴上’，你又如何？只因她穿了男人裤褂，竟辨不出是个雌儿！”

彭元心中一动，又听矮壮的出山虎说：“十三四的娃娃，单就面孔，原也不易分别。”

笑面虎嘿嘿笑：“这就凭眼力高下了！我不但分得清今日，还断得出将来！你休看这个雌儿形体瘦小，脸上肮脏，这可是个美人坯子。凭那眉眼嘴巴、纤手细足，不出三两年工夫，准出脱得让京城里的王孙公子尽皆倾倒！贩人须不比卖猪，生猪虽也有轻重优劣之分，这一头同那一头，相去也不过几十文。论到雌儿，这一个同着那一个，价钱却可有百倍之差！京城的青楼里，都备着上千贯的铜钱，专候着我这样的货色呢！”

矮壮的出山虎却似有些担心：“天子脚下不比别处，万一走了水，不是耍了。”

瘦高的笑面虎说：“我那里自有门路，你只等着拿钱就是！”

两人说着，话题转向如何绑架。商量一阵，大致是如果那个“雌儿”未归，两人就在庙里候着；如在，可装作偶然途经那里，

进去歇息，两人自坐在院子里吃干粮，不必进殿，以免让她受惊吓，再看情形送些饮食与她，同她攀谈，套问她经历，然后诱骗她同行。笑面虎再三叮嘱他伴当，总以软的一手为上，非到万不得已，不可用强。

计议好了，出山虎高兴：“看这里荒凉情景，必然得手无疑！前日与哥哥进镇，不过指望赚上百十文，也没想到离去时顺手牵羊，发了个大大的利市！”

进了树林，两人不再说话。彭元四顾，见地势渐高，林中高高低低，有许多坟墓，石碑大大小小，东倒西歪，有些已没入枯草，只露着顶端。

再跟随两人朝上走一段，脚下竟没有路了，看那两人在乱坟堆间一路纵跳飞奔，颇为矫健，显见武功都不弱。再行一刻，树木变稀，眼前出现一座破庙，两人慢了下来。

破庙围墙上红色墙皮大部剥落，露着黄土，庙门顶上匾额也不见了，只两个歪歪斜斜的锈铁钉子还留在上头。两虎互投个眼色，笑面虎大声说：“原来这里还有座庙！我可走得累了，你呢？”

出山虎说：“累倒也不累，只是肚皮饿得紧，就这里吃些干粮吧！”

两人演戏，迈步跨进庙门，不想有个活物突然由门内窜出，似狸非狸，似鼬非鼬，把这两个吓了一跳。

跨进院里，殿外殿内一览无余。殿内空荡荡，只余正中一尊神像，虽然衣冠不整，一条胳膊已断，且泥巴脱落翘出一截木棍，残骨一般，却兀自笑得和善。院中只两株古柏，一东一西，将影子斜倚在墙上。彭元悄声跟进去，看着像是社神庙，又见神像台座侧面一堆稻草，上边有压痕，便溜进去看，这堆稻草端摆着一块圆石，看来也只容得一人睡卧。彭元疑惑：难道就独自栖着那个“雌儿”？

二虎呆立了半晌，脸上均现出失望神色。

笑面虎低语：“看来她犹自在市集上逛……”

出山虎摇头：“你怎知她一定回来？这哪里像住人的地方！”

这也正是彭元想着的。听这两个贼人讲的衣着年纪，所说“雌儿”似乎便是市镇上那个不吃“嗟来之食”的穷孩子。那么说，她果真是个女孩儿了。这孩子流浪在外，无家可归，原非什么怪事，怪的是镇上哪里安身不好，她却择了这样一个荒僻之处过夜。这里便是白日也有些阴森森怕人，黑夜中哪个敢孤身一人睡在这里？他原说她挨毒打不哭不是痴呆便是倔强，如今看来，她是个疯傻娃子无疑了！

那一边，笑面虎说道：“时候仿佛还略早了些，不妨就这里等等。”说着，殿前台阶上坐下，出山虎无可奈何，也和他并肩坐下，口里说：“我看未必有指望！”

话犹未毕，庙门口人影一闪。彭元看时，正是那个因强取包子挨打的孩子。

那孩子刚迈步进门，就向双虎一拱手说：“两位兄台光临寒舍，不知有何见教？”

突如其来，这两个“兄台”都有些慌张，连忙站起。出山虎惊魂甫定，心里头欢喜：“小丫头片子，你还真来了！你还装什么小子？这回连我也看出来啦！”正要开口点明，笑面虎一捅他胳膊肘，顺势双手拱起，满面春风说：“小兄弟休要见怪！我们去临安途经这里，因有些劳顿，进这庙里歇息，顺便用些带着的干粮。并不知道这里是公子宝宅，实实在在地冒犯了！”

你要装小子，我就拿你当小子，咱们好说话儿！我们还带着干粮呢，你想吃不？我跟你客客气气，可我得点明，这不是你们家。要不，我还怎么在这儿磨你上钩儿呢！——笑面虎以为自己挺高明，不想那孩子问：“现在你可知道了？”

笑面虎一怔：“自然知道了……”

那孩子说：“既然知道了，那就请便吧！”说着用手一指大门。

笑面虎没料到这丫头会是这么一个刺儿头，看来慢慢诱她上钩的计谋不宜实行，又见出山虎紫黑脸膛透出怒色，似要开口说话，急忙抢先道：“公子万金之躯，请恕我直言：住在宝宅也实在是受委屈了。也不知公子是厌倦了纨绔子弟的日子，离家出走，还是遭遇厄运，流落异乡。我虽是个行商，也还懂些为人的道理，或者可以顺路护送公子回家。”

他一着急，把肚里筹划好的那点儿货色一齐兜出来了。那孩子忽然现出女儿神态，把头一歪，问道：“要是我无家可归了呢？”

笑面虎利令智昏，竟然觉察不出奚落的味道，即刻回答：“公子不必担心。我在临安还有一处买卖。我看公子也是个识文断字的，就去我那里帮我管管账目，也强似这里受苦！”

那孩子又笑嘻嘻问他：“那是一处什么买卖呢？”

彭元躲在暗处，看那小姑娘与镇上所见判若两人，一时也觉摸不着头脑。及至听到这里，心说：“笑面虎啊笑面虎，你小子貌似聪明，实则蠢得可以！你看她毫无惧色、挥洒自如，像个三言两语就骗得了的么？单凭她敢独宿在这荒郊野外的坟堆中间，你也不该小觑了她呀！你可真白白闯荡江湖、阅历世面了！”

果然，笑面虎还未及开口，那女孩子就脸色一变，冷笑说：“怕是一处拐卖人口的买卖吧？一个卖假膏药混日子的，休说没有，纵然有，谅也不会是什么正经买卖！”用手一指他鼻子说，“昨日你鬼鬼祟祟一路跟踪你家大爷到这里，大爷就知道你们没安好心。看在你们也流落江湖的份儿上，今天大爷只让你们滚蛋了事，不想你们他妈的贼心不死，自找无趣！”

彭元几乎笑出声来。他从没见过一个小姑娘一忽儿文绉绉像个酸秀才，一忽儿又自称“大爷”，讲出这样粗野的话来。

笑面虎一时愕然，不知如何应付。

出山虎恶声恶气说：“你知道就好！是个晓事的，乖乖地跟上

我们走！”

小姑娘星眸一闪：“我要是不晓事呢？”

出山虎早忍不住，听了这话也不再答言，跨上一步，右臂舒展，直抓向那小姑娘。

以出山虎的武艺，五七个寻常大汉也不是他对手，万没想到他这一把竟然抓空，小姑娘倏忽间闪到他背后“砰”地就是一击。出山虎未及转身就觉下半身酸麻，双腿一软，竟瘫在地上，一时挣扎不起。

笑面虎武艺远不如他伴当，见小姑娘只一个回合就把那庞然大物放倒在地，自然不免惊慌，但他又不甚相信以出山虎的蛮力会受制于这样一个小小女娃儿。或许是他这两日劳累太过，适才又因一个小叫花子胡搅狂奔了一阵，此刻转身太急一时自己昏厥。笑面虎脑里飞一样旋转时，已拉出童子护佛的架势。

果然那女娃儿即刻逼到近前，也不管他什么架势，兜胸一拳。笑面虎只顾眼前这一拳，却不防那女娃儿另一只手又陡然探出，在他腰上一戳，这小子登时趴下了。

小姑娘环视四周，见那矮壮的家伙腰上挂着一束小绳，不由“哧”地一笑说：“肥猪进厨房，找着挨捆呢！”扯下来抖开，腰间摸出一把小小匕首，把绳子分作四段，将两人手脚都捆上。捆好后匆匆出去，少时回来，手上拿着几根显见是刚折来的荆条。

她用手一指出山虎说：“你不是要‘顺手牵羊’吗？你家大爷今天倒要‘挥臂杀猪’！”随着这话，一根荆条挟着风声抽下。

荆条上尽是尖刺，只抽了一下便见红，三五下过去，出山虎布衫透出血来，斑斑点点，梅花一般。

出山虎疼得闷哼，小姑娘说：“却也像猪哼哼，只是杀猪时并不是这样叫的，你学挨杀时的猪那样叫，我就饶你！”

出山虎不肯叫，小姑娘就猛抽一气。出山虎实在受不住，又怕荆条的刺留在背上挑不出去，只好大声呼号，果然如同杀猪

一般。

听到他叫，小姑娘歇了手说：“要是早叫，何必多受苦！”又转向笑面虎：“你这东西比他还要坏，学猪叫也饶你不得！”

只用脚面一钩，就把他翻转过来，指着他鼻子说：“你不是要送我金耳环吗？你大爷今天就先赏你几支荆钗戴戴！”“呼”的一声，荆条竟劈头盖脸打下去。脸上又不同于背上，只这一下，笑面虎顿时成了花面虎。他尖声号叫：“不是我讲的！这话不是我讲的！”

小姑娘说：“坏主意却是你出的，我打你比他轻，须不公平！”

说了又照他脸上抽。笑面虎嘶叫：“姑娘打瞎我眼睛了！”

小姑娘说：“你叫我‘大爷’！”

笑面虎紧闭着双眼嘶叫：“大爷饶我！大爷饶我！”

小姑娘说：“你放心，我手上有准头儿，绝伤不了你眼睛。”

说着又抽了三五下，这才丢下荆条，拍拍手说：“你大爷今日中午包子吃得少了，没了力气，不然每个狗头还要重责十五。”

彭元听她讲的“顺手牵羊”以及“金耳环”之类，都是那两个家伙路上的话，不由得暗叫了一声“惭愧”。也没想到自己只顾留神两人言谈，竟不知还有黄雀在后。看到小姑娘轻易制服了双虎，彭元不由得赞叹：怎么她有这样的好武艺？想起镇上挨打，便觉十分奇怪了。看到她打两个家伙打得十分公平，彭元觉得有趣：“如果是我，我也必然是这样干的！”及至听到“中午包子吃少了”，彭元觉得好笑，忍不住“哧”了一声。

那小姑娘耳朵竟灵敏至极，蓦地回首，喝问一声：“什么人？”

彭元只好现身出来，笑道：“包子又不是不够，谁叫你假装斯文呢！”

那小姑娘见是彭元，脸一红，转身就朝外走。彭元待要揪住她，念头一转：“这是个女孩儿，须不比秃子！”

跟着走出庙门，小姑娘已然无影无踪，彭元惊奇：她好快的

身手！

彭元回到里边，把地上趴着的出山虎也翻转过来，指指点点说：“她是出够气了，你们拿刀子割我胳膊的那笔账可还没算呢！”

说着就从出山虎靴筒里拔出那把解腕尖刀来。那两个也不知他想每人臂上割个大口子报仇，还是要杀了他们，齐齐瞪着眼呆视他。

彭元弯身，却将他们脚上绳子割断，又依次一个个提起，削断手上绳索。手一松开，身子又软瘫在地，两人俱是如此。

这两个家伙见彭元不知哪里冒出来，听说话跟那丫头是一伙儿的，禁不住暗暗叫苦，全没料到竟是他们救星。两人出声哀求，了解了他们穴道。

彭元笑笑说：“这个我就爱莫能助了！你们硬是要将人家拐了去临安城卖钱，人家恼了，各赏了你们一下子，这一下还不轻，怕是要落得个终身残废。我也没本事医好你们，纵然有，敢惹那位大爷？他一不高兴，再跟我弄什么‘挥臂杀猪’‘戴荆钗’之类，不是好耍的。也是你们罪有应得，哥儿俩就这里候着吧，少则三五日，多则十天半个月，总会有人途经这里，抬了你们镇上去。”

他故意将两人干粮袋与包裹提到他们面前，又丢下那把尖刀：“干粮节省着些吃，说不定日子长着呢！刀子也有用——夜间有野兽来，或许可以抵挡一阵，不过来的是狼群，怕也就无济于事了！”

两人齐声呼叫：“大爷不要走！大爷救命啊！”

彭元扭头朝他们一乐：“别害怕，我逗你们玩儿呢！她这招数只一个时辰的功效，不然她捆住你们作甚？少时自然就解了。如撞上那‘大爷’回来，你们诚心表明再不干这不光彩勾当，她自然不会难为你们！”

出了庙门，彭元又循来时小径折回大路，一路上东张西望。自己也情知是徒然费神，却按捺不住好奇，想寻到那小姑娘问个究